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詩人玉屑卷十四

宋 魏慶之 撰

草堂

墓誌銘元稹作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
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
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
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

秦漢以來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賦曲
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
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
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
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怨哀
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
本土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

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
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
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能文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
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
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
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
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
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

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無可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以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苕溪漁隱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

而詞異耳

宋子京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
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
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
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
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十

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少游進論

杜子美之於詩實集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才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

不及焉然不集諸子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
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歟

冷齋魯嘗序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
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人
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初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言

不可追迹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紆

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淼

以沼切大

水貌

風雲蕩泊蛟龍龜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

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又云其曩邈高

聳則若鑿太虛而噉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

騎箕尾其直截峻整則若儼鈎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

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

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分而爲六

家孟郊得其氣馱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
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博皆出
公之奇偏爾尚軒然自號一家赫世烜俗後人師擬不
暇矧合之乎風雅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
詩公之餘波及爾

王彥輔序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
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締句繪章人得一槩各爭

所長如太羹玄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駭廊
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
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如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
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
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

半山老人畫像贊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
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

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
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穰穰盜賊森戈矛吟哦
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文臣各伊周寧令吾
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飈傷屯悼屈止一
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
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三百篇之後更有子美

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

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
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唐子西語錄

老杜似孟子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
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又云誰能叩君門
下令減征賦寄梅學士詩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
有環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眼前突兀見此屋寧
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見其志大庇天下仁心廣大

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若溪

晦庵論杜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摹不可學

陵陽論詩能盡寫物之工

杜少陵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王維

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極盡寫物之工後來唯陳無已有云黑雲映黃槐更著白鷺度無愧前人之作

室中語

用詩書語

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麟麟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曰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陛赤墀植壁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

黃尚明詩話

詩史

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

孫僅序

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砒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

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
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
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入恠髻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
剪髻鬟鬻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
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
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且
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謬誤獨少陵
載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
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
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
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
也

西清詩話

宵中吞幾雲夢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
影濶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
墮帆遠却如閒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
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不知
少陵胃中吞幾雲夢也 同上

學老杜之法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而

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
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
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語既
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
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
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
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
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

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耳
詩眼

工妙至到人不可及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
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
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
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
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石林詩話

一飯未嘗忘君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

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
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
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坡

妙絕古今

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東臯雜錄

古今絕唱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

高雅大體

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曰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欺世耳詩眼

優柔感諷

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
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
人惡甚於虎狼也予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
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
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
逞豪放而致詬怒也

隱居詩話

高深

讀少陵詩如馳驚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梗

楠杞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鼉鼉徜徉排空拭背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名狀實難爲功韓退之推其光燄萬丈長殆謂是矣鄭
印序

詩有近質處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王琪序

大雅堂

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變峽詩以遺丹稜楊素翁
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
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
仍爲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
文章之士隨其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
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
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

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
安能咀嚼其意味闢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
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
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
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
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山谷

三種句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

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石林詩話

畫山水詩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
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茗溪漁隱曰
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爲超絕荆公東
坡二詩悉錄于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懣少陵奉先劉少
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
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
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豪素豈但祈岳與鄭虔
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

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
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
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濶欹岸側島
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
精愛畫入骨髓自有五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
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
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韞從此始戲題王
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

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
隨飛龍舟人樵子入浦溆山水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
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
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足瀟湘浦獨
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壠連岡散平楚暮
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
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

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東坡書王定國所藏
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
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
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
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
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
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
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

雲捲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
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
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
歸來篇

許彥周詩話

詞氣如百金戰馬

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
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
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

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
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游
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
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望城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始履平
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
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有抔土障黃流氣象

凡人作詩中間多起問答之辭往往至數十言收拾不得便覺氣象委帖子美贈衛處士詩略云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若使他人道到此下須更有數十句而甫便云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此有抔土障黃流氣象

齋語錄

九日詩

孟嘉落帽前人以爲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

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
非力學可致正須胃中度世耳

后山詩話

送人詩

劉路左車爲予言嘗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冊有送惠
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
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盃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
綺未稱臣真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

洪駒父詩話

八哀詩紀行詩

八哀詩在古風中最爲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
之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
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
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
贊並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少陵詩總目

夔州後詩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
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

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山谷

貴其備

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謹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戾若是哉槩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藝苑雌黃

村陋句

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句來雲濤盤衆力
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思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
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
疵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東坡



詩人玉屑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人玉屑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欽定四庫全書

詩人玉屑卷十五

宋 魏慶之 撰

王維

輞川之勝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烟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
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
閑適於其間也

漁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
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
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東坡

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
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
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

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曾次
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後湖集

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

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
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姜弱少氣骨獨山
中人與望終南迎送神為勝

韋蘇州

清深妙麗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茗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

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
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
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為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
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自成一家

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
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

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白樂天

已為當時所貴

劉太真與韋蘇州書云顧著作來已足下郡齋燕集想亦示何情致暢茂適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闢睢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則知蘇州詩為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也王直方詩話

逸詩

俗吏閒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
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
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
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
調歸思欲霑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
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於
此復齋謾錄

韋詩流麗

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呂氏童蒙訓

古詩勝律詩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隱居詩話

蘇後湖讀韋詩而有感

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嘆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竄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薰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煙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

後湖集

絕唱

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
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
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
否許彥周詩話

詩有深意

蘇州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郡中宴集
云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余謂士君子當切切作此

語彼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

乎

碧溪

孟浩然

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
自弃朕朕何弃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
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
窮所謂轉喉觸諱

漫叟詩話

高遠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如見香

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呂氏童蒙訓

韻高才短

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

耳

後山詩話

岑參詩

浩然夜歸鹿門寺歌曰山寺鳴鐘晝已昏魚梁渡頭爭

渡喧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詩云渡頭欲黃昏歸人爭
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

漁隱

山谷贊

山谷題浩然畫像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
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
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
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
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

後來誰復釣槎頭

漁隱

秀句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
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干
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
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
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

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
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
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
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亦襄陽人既慕其
名覩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歎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
先生見之矣茗溪漁隱曰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
以為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為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

云之則日休以為謝朓詩恐誤也皮日休

韓文公

掀雷抉電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

天地之垠司空圖題柳集後

變詩格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東坡

用意

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
又詩云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
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許彥周詩話

改一字遂失一篇之意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
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茗溪漁隱曰酬
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

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
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漫叟詩話

公末年詩間遠有味

子美詩善叙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
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
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奔
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
年所作獨為間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

解公宜自有旨也茗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
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閒遠有味蔡寬夫詩話

南溪始泛

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
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王直方詩話

後山論退之詩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後山詩話

琴操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
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
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
雅退之亦不能作也唐子西語錄

送李愿歸盤谷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
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
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

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
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東坡

晉公賡酬

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兒山詩云旗穿曉日雲
霞雜山倚秋空劒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
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
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
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

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
計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類可謂
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兩句親書於壁蔡
寬夫詩話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
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
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之亦是沿

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漁隱

彈琴詩

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
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
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
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
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
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

少為退之雪寃

許彥周詩話

評退之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

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
隱居詩話

子由陋聖德詩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
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
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
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

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脅次及其徒體骸撐柱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蘇子由

韓柳警句

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柳儀曹

東坡評柳州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
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
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
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
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獨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

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
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
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
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
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
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
一也

東坡

休齋評子厚詩

柳子厚小詩幼眇清妍與元劉並馳而爭先而長句大
篇便覺窘迫不若韓之雍容惟平淮詩二篇名為唐雅
其序云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之後代有以佐
唐之光明其自視豈後於古人哉其一章云師是蔡人
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於元龜又云其危既安有長如
林曾是謹諛化為謳吟甚似古人語而卒章震是朔南
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皆叶以古音南尼心切
馬音母野
音其卒章云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

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尤得古詩體也

詩眼評子厚詩

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曰大抵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

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冀可冥繕性何由
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
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
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
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
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
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

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二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黃華之雄易售於流俗耳

詩眼

南澗中詩絕妙古今

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

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
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
云王侯與蝼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東坡

古今絕唱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後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
踏之聲甚淒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

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
未斷城鷗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許彥周詩話

天賦不可及

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
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
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父

洪駒

兩句有不盡之意

子厚聞鶯詩云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
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漁隱

孟東野賈浪仙

論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
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
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
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

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
清絕高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
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
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
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
道無取也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
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
詩文潛乃以為郊島詩豈非誤耶

張文潛

寒澁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勑氣儻乃都會之
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
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青為假令作者復生
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
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觀鑱迹發天中的兼聽弦
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蔡寬夫詩話

僧敲月下門

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改司戶未受命卒余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

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
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
論詩與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為僧居法
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詠聲遂登
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晚帝曰郎
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慙慙下樓而去嘗為長江
簿號賈長江唐詩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

綱素雜記

棹穿波底月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詐
為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歎
久之自此不復言詩令是堂手錄

桑乾長江二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
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
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
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冷齋夜話

苦吟

孟郊詩寒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隱居詩話

唐人陋於聞道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

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
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
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
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蘇子由

郊之胷次形於詩句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語若無

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氣常自若如納納乾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郊異矣然未若邵康節靜處乾坤大間中日月長尤有味也休齋

韓愈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暫得閑天恐文章聲斷絕故留賈島在人間北夢瑣言

枯寂氣味

賈島哭柏巖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麗頓異也茗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孤島嘗為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如此

六一居士

詩話

郊寒島瘦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
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
話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
語也許彥周詩話

玉川子

月蝕詩

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
月蝕詩豪恠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

佳句而補成之某竊以為不然退之月蝕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全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蝕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蝕詩而必用玉

川子句而後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為月蝕詩則詩中用

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學林新編

有所思飄逸可喜

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

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
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
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
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雪浪齋日記

評茶歌

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鬪茶歌此二
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
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

林下雄豪先鬪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茗溪漁隱曰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骨髓造言穩貼得詩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扣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

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
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瑠先春抽出黃
金牙摘鮮焙芳旋封裏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
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挂頭自
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枕面一枕喉吻潤
兩枕破孤悶三枕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枕發輕
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枕肌骨清六枕通仙靈
七枕喫不得也唯覺兩掖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

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
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為
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鬪茶
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微冰開溪邊奇茗冠
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
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
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
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首

山銅瓶携江上中瀦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
濤起鬪茶味芳輕醍醐鬪茶香芳薄蘭芷其間品第胡
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
窮耻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棠衆人之濁我
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
雷霆盧仝不敢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
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
萬城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

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鬪草
贏得珠璣滿斗歸

藝苑雌

黃

山中絕句

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麕相伴眠
王介甫只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
簡而妙乎

漁隱

李長吉

品題

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謠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

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
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
命騷可也杜牧之

晦庵論李賀詩

李賀較恠得此予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

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
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
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
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
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
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厖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差蛇作龍二公大驚
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

父名璫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辨諱一篇撫言

古錦囊

李賀未始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旦出小溪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本傳

楊花撲帳春雲熱

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公所稱然不追長吉之語
許彥周詩話

桃花亂落如紅雨

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
非相為剽竊復齋謾錄

劉賓客

獨步元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意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菜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閣詞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

文耳

山谷

用意深遠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

呂氏童蒙訓

明月可中庭

山谷至廬山一寺與羣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

庭山谷笑去洪駒父詩話

平淮西詩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
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
城頭鼓角聲和平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
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
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
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

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隱

居詩話

樂天評詩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
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
次山有文章可憫只在碑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
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

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
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

隱居詩話

碁詩

夢得觀碁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鴈
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余嘗愛此數語能摸
寫奕碁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碁則云勝
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
碁不究此味也

漁隱

常建

佳句

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為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為恨予謂
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洪駒甫詩話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
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

芻豢反思螺蛤耶

東坡

詩人玉屑卷十五